

笠翁文集

卷一

下

讀書文集

卷一



湖上李笠翁著

閑情偶寄

本衙藏板

本
爵
藏
本

月
青
思
害

臨
工
李
楚
孫
著

序

周禮一書。本言王道。廼上自井田軍國之大。下至酒漿扉屨之細。無不纖悉具備。位置得宜。故曰王道本乎人情。然王莽一用之於漢而敗。王安石再用之於宋而又敗者。其故何哉。蓋以莽與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。用周禮固敗。不用周禮亦敗。周禮不幸爲兩人所用。用周禮之過而非周禮之過也。蘇明允曰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。鮮不爲大好惡。古今來天勲業真文章。總不出人情之外。其在人情之外者。非鬼神荒忽虛誕之事。則譸張僞幻。獐獍之辭。其切於男女飲食。

日用平常者。蓋已希矣。余讀李子笠翁閒情偶寄。而
深有感也。昔陶元亮作閒情賦。其間爲領。爲帶。爲席。
爲履。爲黛。爲澤。爲影。爲燭。爲扇。爲桐。纏綿婉孌。聊一
寄其閒情。而萬慮之存。八表之憩。卽於此可類推焉。
今李子偶寄一書。事在耳目之內。思出風雲之表。前
人所欲發而未竟發者。李子盡發之。今人所欲言而
不能言者。李子盡言之。其言近。其旨遠。其取情多。而
用物閎。濇濇乎纚纚乎。汶者讀之曠。僊者讀之通。悲
者讀之愉。拙者讀之巧。愁者讀之忭。且舞。病者讀之
霍然興。此非李子偶寄之書。而天下雅人韻士家絃

戶誦之書也。吾知此書出。將不脛而走。百濟之使維
舟而求。維林之賈輦金而購矣。而世之腐儒猶謂李
子不爲經國之大業。而爲被道之小言者。余應之曰。
唯唯否否。昔謝文靖高卧東山。繫天下蒼生之望。而
遊必攜妓。墅則圍碁。謝玄破賊。桓冲初憂之。郗超曰。
玄必能破賊。吾嘗共事桓公府。屢屢間皆得其用。是
以知之。白香山道風雅量。爲世所欽。而謝好陳結。紫
綃菱角。驚破霓裳羽衣之曲。罷刑部侍郎。時得臧獲
之習。筦磬絃歌者。指百以歸。蘇文忠秉心剛正。不立
異。不詭隨。而琴操朝雲。螭頭鵲尾。有每聞清歌。輒喚

奈何之致韓昌黎開雲驅魍師表朝廷而每當賓客
之會輒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故古今來能建大勲
業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絕俗之情磊落嶙嶠之韻
如文靖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澹之才巧妙之思經
營慘淡締造周詳卽經國之大業何遠不在是而豈
破道之小言也哉往余年少馳騁自命江左風流選
妓填詞吹簫跼屣曾以一曲之狂歌迴兩行之紅粉
而今老矣不復爲矣獨是冥心高寄千載相關深惡
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之閒情作
賦讀李子之書又未免見獵心喜也王右軍云年在

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余雖頽然自放倘遇洞房綺疏
交鼓絙瑟宮商迭奏竹肉競陳猶當支頤鄣袖傾耳
而聽之

旨

康熙辛亥立秋日建鄴弟余懷無懷氏譔

與周辛立於日我將與余劍無對因疑

與

父。趙。重。臣。南。漢。表。有。所。疑。刺。擊。當。文。明。時。同。王。
州。五。時。時。以。余。則。時。不。以。心。世。時。

凡例七則

四期
三戒

一期點綴太平

聖主當陽

力崇文教

廟堂既陳詩賦。草野合奏風謠。所謂上行而下效也。武士之戈矛。文人之筆墨。廼治亂均需之物。亂則以之削平反側。治則以之點綴太平。方今海甸澄清。太平有象。正文人點綴之秋也。故于暇日。抽毫以代康衢鼓腹。所言人事無一事不新。所著萬言無一言稍故者。以鼎新之盛世。應有一二未睹之事。未聞之言。以擴耳目。猶之美厦告成。非殘朱剩碧所能塗飾。棖楹。

生家仙集 卷之一
者也。草莽微臣。敢辭粉藻之力。

一期崇尚儉朴

創立新制。最忌導人以奢。奢則貧者難行。而使富貴之家。目流于侈。是敗壞風俗之書。非扶持名教之書也。是集惟演習聲容二種。爲顯者陶情之事。欲儉不能。然亦節去靡費之半。其餘如居室器玩。飲饌種植。頤養諸部。皆寓節儉于制度之中。黜奢靡于繩墨之外。富有天下者可行。貧無卓錫者亦可行。蓋緣身處極貧之地。知物力之最艱。謬謂天下之貧。皆同于我。我所欲勿施於人。故不覺其言之似吝也。然靡蕩

世風或反因之有裨

一期規正風俗

風俗之靡日甚一日。究其日甚之故。則以喜新而尙異也。新異不詭于法。但須新之有道。異之有方。有方。總期不失情理之正。以索隱行怪之俗。而責其全返中庸。必不得之數也。不若以有道之新。易無道之新。以有方之異。變無方之異。庶彼樂于從事。而吾點綴太平之念。爲不虛矣。是集所載。皆極新極異之談。然無一不軌于正道。其可告無罪于世者此耳。

一期警惕人心

風俗之靡猶于人心之壞。正俗必先正心。然近日人情喜讀閒書。畏聽莊論。有心勸世者。正告則不足。旁引曲譬。則有餘。是集也。純以勸懲爲心。而又不標勸懲之目。名曰閒情偶寄者。慮人目爲莊論而避之也。勸懲之語。下半居多。前數帙俱談風雅。正論不載于始。而麗于終者。冀人由雅及莊。漸入漸深。而不覺其可畏也。勸懲之意。絕不明言。或假草木昆蟲之微。或借活命養生之大。以寓之者。卽所謂正告不足。旁引曲譬。則有餘也。實具婆心。非同客語。正人奇士。當共諒之。

一戒剽竊陳言

不佞半世操觚。不攘他人一字。空疎自媿者有之。誕
妄貽譏者有之。至于勦窠襲臼。嚼前人唾餘而謬謂
舌花新發者。則不特自信其無。而海內名賢亦盡知
其不屑有也。然從前雜刻。新則新矣。猶是一歲一生
之草。非百年一伐之木。草之青也可愛。枯則可焚。木
卽不堪爲棟。爲梁。然欲刈而薪之。則人有不忍于心
者矣。故知是集也者。其初出則爲乍生之草。卽其旣
陳。旣腐。猶可比于不忍爲薪之木。以其可斲可雕而
適于用也。以較鄴架名編。則不足以角奚囊舊著。則

有餘閱是編者請由始迨終驗其是新是舊如覓得
一語爲他書所現載人口所既言者則作者非他卽
武庫之穿箭詞傷之大盜也

一戒網羅舊集

數十年來述作名家皆有著書捷徑以隻字片言之
少可釀爲連篇纍牘之繁如有連篇纍牘之繁卽可
變爲汗牛充棟之富何也以其製作新言綴于簡首
隨集古今名論附而益之如說天文卽纂天文所有
諸往事及前人所作諸詞賦以實之地理亦然人物
鳥獸草木諸類盡然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

能真良法也。鄙見則謂著則成著述則成述不應首鼠二端。寧捉襟肘以露貧。不借喪馬以彰富有。則還吾故有無則安其本無不載舊本之一言以補新書之偶缺。不借前人之隻字以証後事之不經。觀者于諸項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責備。此新耳目之書非備考核之書也。

一戒支離補湊

有怪此書立法未備者。謂既有心作古。當使物物盡有成規。胡一類之中止言數事。予應之曰。醫貴專門。忌其雜也。雜則有驗有不驗矣。史貴能缺。夏五郭公。